

我的孙庄的邻居们

□孙同林

早上,邻家大嫂途经我家院子的时候,感叹道:“白露到了,该种菜了!”大嫂虽然居住在小区,心却老是惦记着农事。

邻家大嫂是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搬到小区来居住的,老家离小区比较远,老地方还有一点农田,因此对季节的事很敏感,时常挂在嘴上,生怕耽误了地里的作物种植。

邻家大嫂整天忙个不停,往来于小区与农田之间的她,时常推一辆独轮小车。每一个节气,大嫂的小车上都会有变化,譬如春天的苕苕、豌豆苗,夏天的嫩蚕豆、小青菜,秋天就更为丰富了,有南瓜、丝瓜、玉米,还有黄豆、花生、山芋、芋头等等。因为我的院子在她来去必经的路上,所以能看到许多本不知道的农事风情,也时不时能吃到大嫂丢下的一些时令菜蔬。大嫂为人豪爽,她送东西给你,都是她多余的,你不收,她不高兴。春天送你一把豌豆苗:“拿着,这两天豌豆头儿粉嫩的,捏着吃也好,炒着吃也好。”秋天她又送来几个嫩玉米棒子:“几根紫玉米,可能没白玉米黏,但听说有保健作用,你们肯定不嫌,管它呢,弄几个吃吃呗。”大嫂送东西给你的时候,态度有点横,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她已经丢你这儿了。

“暑处萝卜白露菜”,大嫂嘴里念叨着一句农谚。这次我没有迁就她,我说:“现在种菜可不一定非要等到白露了,你看那个蔬菜大棚,一年四季都在种菜呢。”大嫂说:“那种菜,我不喜欢,还是白露的菜好,吃在嘴里多个香味,油总少放一点儿。”快人快语的邻居大嫂,有人不待见她,我却喜欢。

我的不少邻居,家在农村,并不从事农事活动,所过的生活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追求都已经有了极大变化。

深秋的一个午后,邻居爱莲通过微信给我发来几幅图片,都是采桂花图,一张图上是一棵桂花树,树下一个采桂女子,女子借助一把花伞采桂花,那伞当然与平时人们使用的方式不同,是倒

着的,伞柄朝上,伞盖向下,女子一边采一边摇桂花树,桂花便纷纷落在伞中。

接着,爱莲又发来一段视频,一个女子爬在一张凳子上轻摇桂花花枝,一个老人在树下用小花伞等着。其场面是花摇枝动,花瓣纷纷而下,画面很美,很有感染力,给我带来阵阵桂花的香气。

最后一张图片是两瓶桂花。爱莲还给我配发了一段文字:两个女儿跟母亲一起采桂花。

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感动,这个场面,就不仅仅是桂花的香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的香。在这段采桂花图文中,桂花的香已经处于从属的位置,亲情走到台前,成为关键词。我想,这时候,两个女儿身上肯定是充满了桂花的香气。而树下的母亲,心里肯定是幸福的。

仿佛跟爱莲商量过,爱莲的采桂花图文刚发过,我的另一个邻居秀琴的图片也跟着发了过来。

秀琴的图片是她家的养鸡场。秀琴在做建材生意,养鸡完全属于一项业余生活,用秀琴的话说是养着玩玩的。秀琴家去年新建了房屋,院子里有一片空地,她就将其隔出来做成一个“养鸡场”,秀琴养的鸡也不多,10来只,鸡饲料都是家里种的玉米和小麦之类,粗加工一下拿来喂。鸡们长得快,今年上半年“捉”进来的鸡,下半年就已经下蛋了。她觉得今天的场面很“好玩”,所以发过来给我看看。

图片之一:三只鸡挤在一只筐子里,争着下蛋,有两只鸡在窝外“巡视”,伺机进入。

图片之二:秀琴的手里拿着鸡蛋,鸡栏里还有几只。

她让我为她写一段话。我想,给她写下如下话语:“几只老母鸡挤在一个窝下蛋,场面动人。当我手里握着几个热乎乎鸡蛋时,心里更是充满感动:母爱无声,母爱伟大。”

我的孙庄村的左邻右舍们都很可爱,他们的生活各有情趣,且将生活过得如诗画般浪漫。我很高兴有这样一群邻居。

灯下漫笔



新姿

陈顺源

新霜著瓦轻

□江初昕

“夜里一宿风,明早霜满瓦。”这是我们当地的谚语,意思是说倘若初冬的傍晚风大,明天早晨一定就会有很大的霜。我对霜一直怀着喜爱之情,早上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母亲在外面自语道:“好大的霜呀。”我听到母亲喊霜大,一骨碌翻身下了床。

打开大门,放眼望去,天地间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霜不像白雪那样淋漓尽致,却也显得温文尔雅。站在自己的门口上,抬眼看见对面房子瓦片上白茫茫一片霜白。这时,太阳还没有出来,几只早起的麻雀从屋檐下钻出,“叽叽喳喳”在房瓦上叫个不停,给宁静的乡村带来一丝生机。房瓦是黑色的,故而和白霜形成色差,更像一层白白的薄雪。这时,家家户户都开始生火做饭,袅袅炊烟腾腾升起如柱般的一股白烟,在半空中逐渐弥漫开来,和着白如薄纱的晨雾,村庄笼罩在烟雾蒙蒙之中。

吃过早饭,就和同伴们上学去了。走在外面,刺骨的霜风像一把无形的刀子一样,削在脸上。打了霜过后,特别是我们这些早起赶路上学的人,霜风最伤皮肤的,我和同

伴们的脸上长了一条条的楞儿,手摸上去,粗糙割手,大家都戏称之为“萝卜丝”。有的手上冻开了口子,一碰就出血,钻心的痛。村庄的石板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走在上面,“笃笃”作响。走过一段石板路,就到了村口。村口是一片菜园地,霜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粉刷匠,菜地里的白菜萝卜青翠的叶子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经了霜的白菜萝卜很好吃,一丝甜甜的味道,所谓“霜打的鲜花不成景,霜打的蔬菜更润甜”。而那些南瓜藤、扁豆藤经不起霜霜的考验,有气无力地趴在藤架上,一步步走向衰败。靠山边上的几棵枫树和乌桕树,红叶似火高潮已经过去,褪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叶子不停地掉落,半树红半树枯枝,树底下堆积了层层落叶,白霜落于上面,白里透着红,宛若玛瑙一般。

出了村口就是一条小河,河里的水照样“哗哗”流淌,河面上架着一座木板桥。冬季的河面上白雾氤氲,木板桥上霜白,桥上有稻草,而且有人行的足迹,显然是一大早有人走过,可谓“人迹板桥霜”。冬季有霜和雪的天气,为了过

木板桥时,脚下不打滑,一般都要在窄小的桥面上铺上一层稻草,方便行人走过。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晃悠悠的木板桥,爬上河滩,经过茶叶地,就到了马路。茶叶树上白霜皑皑,银装素裹,却也晶莹剔透,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美。树丛中茶叶洁白的茶叶花不畏严寒,傲然绽放,在晨曦中星星点点,若隐若现。

打霜的早晨虽然是很冷,但我们这些孩子也有自己的办法来抵御寒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跑起来,大家追逐打闹,身体也就暖和了起来。有的同伴自制一副滚铁环,大家争抢滚着,四五里的路程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同伴们个个脸上冻得通红。

“一朝厚白霜,太阳硬邦邦。”打霜过后,一定是个大太阳的天气。等中午放学,艳阳高照,气温骤然上升了,我们走了一段路程,就觉得热了,把身上的夹袄脱了,抱在手上,享受着初冬的暖阳,心情变得格外的愉悦。

清晨厚厚的白霜早已化为乌有,暖阳下生机盎然,蜜蜂“嗡嗡”在身边飞来飞去。路过茶叶地里,我们拔出一根狗尾草,掐去一头,插进茶叶花蕊中,吸食花蕊中的花蜜,甘甜的花蜜随吸管流于口舌间,陶然欲醉了。

芬芳一叶

遥远的童年

□侯求学

弹指倏忽一甲子
远吗?远
远得童年的记忆
越来越模糊
亲人的声音越飘越稀疏
然而一个执着的心念
却像一岸的芦苇
无法连根拔除
多想回到那
遥远的童年

有过许多的梦幻
走过无数的街巷
寻寻觅觅
只为童年的足迹
总希望沧海桑田
是山海经般的神话
然而我们却活生生地
见证

绿树掩映的堤岸消失了
可以捞鱼摸虾采摘野菇的
沟塘填平了
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
那童年的欢笑和忧愁

都说那童年
充满泪水
可如今
为什么童年那样
让我们魂牵梦萦
树已经忘记了它抖落的那些黄叶
可是叶还是痴望着
树上的风华
遥远的
回不去的童年啊
至死难忘的
遥远的童年

自行车摇摇晃晃
后面的工具包
咣当声响
通感一般
五光十色
落满城市的光

晚归

□孙剑

夜色凝了冷
教堂隐约在远处

挖土机的声响
铺陈着傲岸的嶙峋

晚归的人

吃午饭

□崔立

一直以来,晓梅都是和李杜一起吃的午饭。

三年前,晓梅刚大学毕业,李杜那里刚好缺人。李杜问朋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推荐了两个人,李杜看过简历选了其中一人,就是晓梅。

刚来单位的晓梅,有几分青涩,也有几分小心翼翼。

李杜说:“这件事,你去做一下。”晓梅说:“好。”李杜说:“那件事,你去做一下。”晓梅说:“好。”李杜说:“中午一起吃饭。”晓梅说:“好。”

李杜说的吃饭,是去单位的食堂。食堂里,刚好也是部门领导们吃饭的时间,李杜把晓梅一一介绍给他们:“这是晓梅,我这边新来的同事……”“晓梅,这是曾处。”“晓梅,这是刘处。”……

晓梅一朝朝他们点头,浅浅地笑:“领导们好。”后来,李杜对晓梅说:“这些领导们平时都忙,大会小会,还要出去走访、调研,见一次面都不容易,恰恰是吃饭的时间,是和你们最好的沟通机会……”晓梅点着头,说:“好。”

晓梅还见到过李杜的女儿。放暑假了,李杜把上初中的女儿带到了单位。李杜和女儿,还有晓梅一起吃早饭。电话突然来了,很急,李杜说:“晓梅,待会儿你帮我把我女儿带上来吧,我先上去了。”晓梅说:

“好。”

李杜上去了,像一阵风。晓梅和李杜的女儿坐在一起,一只热乎乎的馒头,在李杜女儿的手上,已经吃了好久,看起来还要吃一会儿。热馒头马上要变成冷馒头了。晓梅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吃东西也是慢悠悠的,那时候的父亲,也是疼爱眼神看自己,还说:“不着急,慢慢吃。”晓梅看了看李杜的女儿,说:“这个馒头凉掉了,要不要我帮你去重新拿一个?”“不用的,姐姐。”李杜女儿眨巴眨巴一双大眼睛,又说:“姐姐,你是和我爸爸一起上班吗?”李杜女儿又说:“姐姐,你真漂亮呢。”这话,说得晓梅笑了。晓梅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这么开心的笑过。这是一个既可爱又讨人喜欢的小女孩。

这个暑假,李杜女儿时不时地来单位,有时就在李杜找的角落里的办公桌上做作业。现在的孩子的作业真是不少,李杜女儿把作业在桌子上一摆,就是满满一桌子的作业了。李杜女儿先做英语,说:“姐姐,我喜欢做英语,我先把喜欢的做掉。”然后是语文,最后是数学。李杜女儿愁眉苦脸地说:“姐姐,我最讨厌做数学了。”

这时候,李杜走过去,也会皱着眉,说:“晓梅,你刚从学校毕业,教教她。”晓梅说:“好。”其实不用李杜

说,晓梅已经在看题目了。晓梅不看不知道,一看呀,这些题目是真难。现在的小学生,怎么就做起这么难的题目了呀!当然,晓梅毕竟刚从大学毕业,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脑瓜子稍稍动一下,题目也就解开了。

一个暑假是60天,一个寒假是30天。三个暑假加三个寒假就是270天。这270天,晓梅时不时地就能见到李杜女儿。

这三年,李杜女儿都上初中了。晓梅也跟着李杜女儿,又把初中的课程一起学了一遍,像陪读一样。这三年,晓梅从没见过李杜的老婆。

有次,还是李杜女儿自己说漏了嘴:“姐姐就像妈妈,要是妈妈在就好了。”晓梅像没听见,眉角却是颤了一下,像一只蜻蜓在水面上轻轻点了一下翅膀。

从这天起,李杜女儿突然不叫晓梅“姐姐”了,叫起了“阿姨”,声音轻轻的又暖暖的。

这一天,在食堂,晓梅和李杜面对面坐着,旁侧坐着曾处和刘处。李杜和他们说着话,吃到一根鲫鱼小骨头,吃着就到了嘴角上。曾处和刘处都看见了,刚想说点什么,晓梅已经伸出白皙的手帮他抹去了,还不无嗔怪地说:“你看你,这么不小心,又吃到嘴上了!”这话,说得曾处刘处都一愣一愣的。

三个月后,李杜和前妻复婚了。不久后,晓梅嫁给了独居多年的曾处。

精短小说